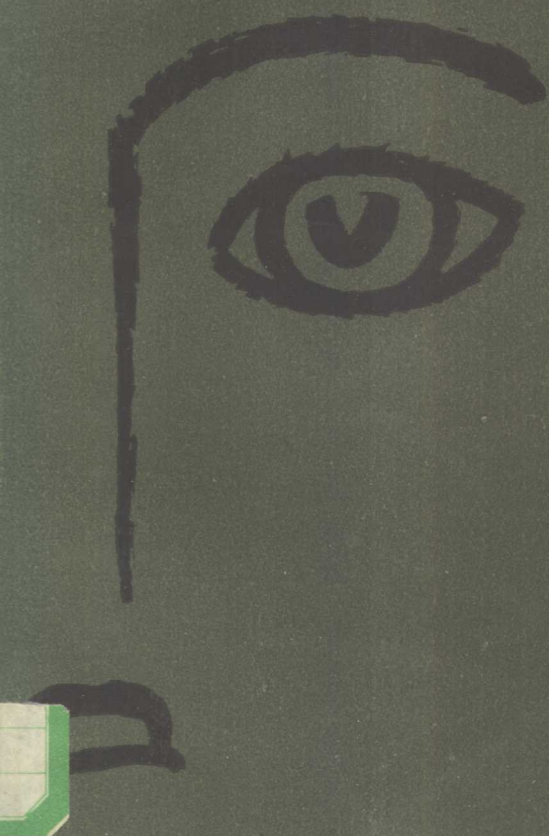


泥泞路上草

奚峻峰



花山文艺出版社



2 034 8917 1

泥 泞 路 上 草

窦 峻 峰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泥 泞 路 上 草

樊 峻 峰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南宫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0.625印张 2插页 267,000字

印数:1-32,5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73 定价:1.30元

一九七〇年开春后的一天中午，在七里河下游河套东岸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桩喜事通过一张纸片传进了大队办公室，又顺着高音喇叭钻进了社员们的耳朵里，立刻在人们的口头引起一阵阵热烈的议论。

“听！杰儿上高中了。”

“杰儿？哪家的杰儿呀？”

“嗨，就是后街西头赵玉老头的儿子呗！”

“可是呢，他家三代都没个上学的，今天却出了个秀才。”

.....

村南路上，一个年轻小伙子正拼命地向村里跑来。他满面通红，手里拎着一件夹袄。一边跑，一边还不时地用手抹一下额头上的汗，捋一把散乱的头发——他就是村里人正在议论着的新录取到公社上高中的赵世杰。

这人浓眉大眼，窄脸庞，细条个儿，墨泼似的头发梳成个不十分讲究的小分头，处处都给人一种聪明利索的感觉。

他正在村南翻种地，听到喇叭里广播他被录取上高中的消息，便扔下铁锨不顾一切地向村里跑去。

他一口气跑进村子，没有回家，却径直来到座落在村中央路北的大队办公室。他“呼”地一下将广播室的门推开。见没有人，他愣了一下，正要退出来，一张纸片随着他推门时扇起的风从旁边的一张办公桌上飘落下来，落在他的跟前。他忙弯腰拣了起来。一看，两枚猩红的公章印迹映入他的眼帘。“通知！”赵世杰心里猛地一喜，忙揉了一下眼睛，静了静激动的心，仔细地把通知书连看了两遍。

赵世杰的眼睛渐渐湿润了，手也微微地颤抖起来——他太高兴了！他的脸就象春风吹过的大地，一切都活跃了，精神了；郁结在心头的忧闷消散了，昼思夜想的愿望实现了。学习，他能够再接着学习，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怎能使他不高兴呢？他现在才真正地体会到，当一个人苦苦盼望的愿望突然实现了的时候，那种兴奋会是个什么样的滋味。这时候，他要笑、要跳；他想大声地唱，大声地喊，好象只有这样，才能把胸中积压已久的忧闷驱除干净；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尽情地享受这惊喜的欢乐和幸福！

突然，他想起应该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父母，两位老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该是多么高兴啊！赵世杰想到这里，便急忙转身向外跑去。正好，与刚刚来到门口的同窗好友赵青山撞了个满怀。

“哎哟！”赵青山猛地向后一仰身，搂住肚子，咧着嘴叫起来，“好家伙！世杰，上高中就把你高兴得这样，要是大学还不得把我碰死呀？”

赵世杰也趔趄了一下，稳住身子，忙伸手拉住赵青山，问：“怎样，厉害不？”

“疼得我钱不住。哎哟，哎哟，一定是肠子断了……哎哟！”赵青山一边叫着，一边使劲地向下佝偻身子，但眼角却向上翘着，偷偷地斜视赵世杰。

“去你的！胡装什么！”赵世杰撒开赵青山，随手又推了他

一把，就要走。

“哎，哪儿去？碰了我不管，还说我装！”赵青山猛地直起身追过去，上前一把把赵世杰抓住，“快说，什么时候请客？请了客，就算了事。”

“你不是肠子断了吗？”

“哈哈……”

赵世杰和赵青山相互推打着朗声大笑起来。

“当然了，客是一定要请的。”赵世杰笑着说。突然，他象意识到什么把脸一沉，严肃地问，“青山，你……”

“噢——你问我呀，”赵青山说到这里，却停住了，但从他那眉飞色舞的神情里，赵世杰心里有了底。

赵青山和赵世杰膀挨膀地一边慢悠悠地向外走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片，看也没看便塞给了赵世杰。赵世杰忙接了过来。

“唉呀！我说你怎么也这样高兴呢。哎，你这通知啥时来的？我怎没听到喊你？”

赵青山仍还是抿嘴微笑着看着赵世杰，却不回答。

赵世杰把通知书叠了叠，又递给了赵青山，见他不说话，就瞪了他一眼，说：

“还叫我请客，你呢？”

“我当然更要请了。今晚，怎么样？现在正式通知你啦，啊？”赵青山这时才拖着长腔，兴致勃勃地说。

“今晚？”赵世杰惊异地问，

“啊，是今晚！不然就来不及啦，明天我就要去报到了！”

“明天？”赵世杰并没有注意赵青山刚才的话，只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去你的吧！好好看看通知书吧，先生，别高兴得头都发晕了！”

“是明天！哎呀，看我，真发晕了，竟忘了跟你说明。你还

不知道，我不上学了，这通知书我也不要了。”赵青山狠狠地拍了一下头，好象头真地有些晕了。他兴冲冲地说着，又漫不经心地把那张通知书横着竖着地撕了几下，然后向上一扬，眼前便飘闪起一片片雪花似的纸屑。

“你……”赵世杰猛一吃惊，忙伸手去拦，但已经晚了。那飞在眼前的纸屑纷纷落了下来。

“哈……这对我已经没有用了。我爹让我去当工人，是前些天县标准件厂跟咱村要的一个指标。我爹说我脑子笨，有不了啥大出息，当个工人，出去算了。明天就要到厂报到。”赵青山盯着赵世杰的脸，得意地说着。

当工人，离开农村，这在当时青年们心中怕是最理想的理想了，谁听了不眼红呢！但是，赵青山却有点扫兴——他没有从赵世杰的脸上看到那种艳羡得有些嫉恨的神情。

“青山。”赵世杰迟疑了一下，然后深情地劝说道，“叫我看，找工作在你来说那不算啥事。你爹是文书，只要有指标，还不是一句话。可学习的机会难得，总不能二十大几再去上高中吧？青春易失不易寻——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是啊！可我学习确实是不行，又没有你那样的兴趣，这你不是不知道。到高中再混两年，还不是这个样。倒不如早点找个工作，弄个饭碗，混一辈子算了。”赵青山说到这里，眨了眨两眼，又嘻笑起来，“象我这无才之辈，怎能同你这胸怀大志之人相比呢。两年之后……啊，那时可别忘了我这个穷工人朋友啊！哈哈哈……好吧，我去看看志军。你今晚可一定要早点光临，我亲爱的高中生！你要知道，我是听到喇叭广播后来特意找你的。今晚咱同学们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夜。我家还有老白干，咱也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好吧，再见了！”

赵青山说完，不等赵世杰回话，便一扭身钻进了街北的一条小巷子里去了。

赵世杰对赵青山这种象小野马一样放荡不羁的行为又好气，又好笑。他正要再说些什么，见赵青山早已象入水之鱼一样地溜跑了，只得机械地对着他跑去的方向摆了摆手，嘴里含糊地说了声“再见。”然后自慰地笑了笑，就匆匆地向家里奔去。

二

今天是入学的日子。天还不亮，赵世杰就背上行李，斜挎着一个鼓囊囊的绿色挎包，在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下离开家，踏上了去学校的路。

天刚麻麻亮时，赵世杰就已经走出了三、四里路。又走了半里左右，向北一转，便登上了七里河南岸的拦河大堤。耳边立刻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他站在高处，向西眺望，七里河就象一条穿行在草丛中的巨大银蛇，忽隐忽现地斜横在眼前。沿堤而上，再走上十来里，河流对岸，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学校了。

三月初的冀中南，早晚虽然冬寒未尽，但春天的色彩却不知不觉地铺满了原野。赵世杰经过刚才一阵急行军，感到脊背上热乎乎的有些发粘。他停下来，把背包向上颠了颠，又把挎包换在另一个肩上，随手打开了胸前外衣的钮扣。随着顺河筒那股带有水草腥味的清凉空气的到来，他感到浑身上下立刻轻松爽快了许多。直到这时，他才象平生第一次发现，春天的早晨竟是这样的美丽：清脆的啁啾鸟语，轻轻飘拂的雾纱，静静沉思的田野，蒙蒙泛青的杨柳……一切的一切，就象一位熟睡乍醒的少女，蓬松着头发，惺忪着睡眼，痴痴地呆坐着，温柔、恬静、美丽、动人。

“啊——”赵世杰禁不住地感叹了一声。他迅速地站到一个高坎上，尽情地观赏着这动人的春晨景色，就象一只初出山林的

小鸟，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那激动的心情，轻声地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啊！美呀，真美！第一次发现春天的早晨竟是这么的美啊！”

一阵微风吹来，拂动了赵世杰那略微蓬乱的头发，更使他觉得心旷神怡。他对着扑面而来的醉人晨风，深深地吸了两口，然后随口吟道：“晨风满心帆，送我上征程。莫言两载路，插翅邀太空！”

忽然，从远处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钟声。

天大亮了。一轮红日被托出东方的地平线，湿淋淋的，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又软乎乎的，象个没有煮熟的鲜嫩的巨大蛋黄。旁边有几丝游云，就象碧水中飘浮着的几叶扁舟，在似动非动地飘荡着。大自然蓦地变得热闹起来。大堤上的行人也渐渐地多了；骑自行车的，拉排子车的，不断地从赵世杰身边擦过。他无心再观赏这大自然的景色，拂了拂头发，整了整衣服，只顾大步地向前走去。不一会儿，汗珠又一次偷偷地从他的额头上、鼻尖上探出头来。赵世杰挥了一下手，抹掉了这些讨厌的东西，仍不减速地向前走着。脚下的路面发出“噔噔噔”的响声。

学校的轮廓已经展现在眼前。在一片模糊的树荫遮蔽下，鳞次栉比的青房瓦舍隐约可见。高耸的教学楼和办公楼就象两位巨人，倔强地冲破树荫的束缚，挺立在灿烂的霞光中，显得那样的伟岸、壮观。

赵世杰迅速地登上一个高坡，凝目眺望着映照在彩霞中的学校，心里立刻又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是她——我的学校。我就要在你的怀抱里汲取知识的营养，插上理想的翅膀，给我的生活开拓崭新的一页了……”他按捺着那颗怦怦跳动的心，极力控制着那汹涌激荡的感情潮水。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幅幅神异的画面……

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置身于学校，听到了那有节奏的钟声，听

到了老师在课堂上那严肃认真而又清晰风趣的讲课声。同学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张着嘴，瞪着眼，微笑着，不停地地点着头……

他仿佛看到，课间里老师正和同学们一起亲切地交谈。他（她）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奋发向上。同学们都恭敬地静心地聆听着……

他又仿佛看到自己正和同学们一起趴在灯光下，如饥似渴地演算着一道道数学题，在一起讨论着文章中的诗情画意和艺术魄力。大家不休地争论着，争论得那样地严肃认真而又和悦欢畅。夜已深了，大家还一动不动地坐在教室里……

他又仿佛看到，晚饭后，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散步，畅谈着各自的远大理想，抒发着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激情。科学家、工程师、飞行员、医生、农业技术员……他们谈得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遥远，那样的美好。

……

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一幕幕奇异的幻景，都在以巨大的鼓动力撩拨着赵世杰的心扉。他抚摸着那狂跳的心，暗暗地表示决心：世杰啊，世杰！这样的学习机会多么不易啊！一生中就这样一次，也只能这样一次，你一定要对得起它，要刻苦，要持之以恒，哪怕掉下几斤肉……赵世杰浑身的血液狂烈地奔流起来，真想一下子就扑进学校的怀抱。

红卫中学座落在七里河的北岸，学校北面是七里镇，学校正好在河与镇的中间，相距都不过一里来地。校园呈东西窄、南北宽的长方形，有一百多亩大。大门开在东边，门是水磨石的。顺门进去，一条林荫道正好把校园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半部是新发展的操场，南半部是建筑群：教室、宿舍、办公楼、伙房等。这里原是一座古老的和尚寺，解放后，政府把它改为初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股破“四旧”的风刮来，把这里的古老建筑几乎都荡之殆尽，幸存下来的只有大殿和二殿。但殿顶飞檐上

的那些走兽也都被一扫而光，光秃秃地变成了两个和尚头。那惨象好象在正告人们：现在之所以不拆毁，并不是它们没有罪，而是让它们带罪立功。一九六九年这里成立了高中，房舍又进一步进行了扩建。现在，整个南半部已建筑得严严实实了。

学校的门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柏油路。一头向南通过七里河大桥与邻县的公路相接，一头向北穿过七里镇通向县城。柏油路的东边是七里镇的果树园，足有上千亩大。每逢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是花的海洋：红黄粉绿，掩映相衬；奇香异馥，清新醉人。校后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苇塘，苇塘的高岗地方有不少一楼来粗的大柳树。每逢阳春三月，这里是水清柳绿，幽雅僻静，是个难得的学习场所。微风徐徐，学校到处充溢着花的芳香和青草的清新气息。再加上河北岸的拦河大堤，这一切，都天然地组成了学生们一年四季温习功课、谈天散步的所在。也不知是哪位有卓见的艺术家把学校选在这里。

今天，是新生入校的日子，也是“文化革命”历时五年后的难得的第一次招生。学校显得异常地热闹。一大早，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新生们，便三三两两地跑来跑去。他们象突然变得爱说爱笑起来，走起路来也不再那样四平八稳了，好象要把几年来积蓄在躯体中的欢乐、活泼，全部抖擞在这一天里。那到处响动着奔跑声、喧闹声和欢笑声，就象一齐烧开了水的几百口大锅在沸腾着。

学校门口更是热闹：十面彩旗迎风招展，校门的前楣上横贴着用对开大红纸工笔隶书的七个大字——热烈欢迎新同学。门两旁的水磨石门墩上也贴着用同样的纸墨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是“五洲震荡风雷激”。进门不远处是一块大标语牌，上面写着“安民告示”。校门口也同校园一样，打扫得异常干净……

赵世杰赶到学校，已经快九点了。他从“安民告示”上看到

自己被分在四排——当时把班级改为排——就按照别人指示的方向，朝四排的报到处走去。

四排的班主任名叫孙德，报到处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大房间，在最南边一排办公室的尽东头。再往东便是自来水塔和学生的伙房。等赵世杰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办公室的门里门外早已挤满了报到的学生。孙德正坐在办公桌前一边不停地询问着、登记着，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报到的学生，并不时地掏出折叠得方方正正的雪白小手绢拭一下额头和鬓角。

孙德是一位英语老师，三十多岁。两道浓浓的眉毛又粗又长，就象演员特意用墨修饰过似的。一双不大却很灼人的眼睛，一张蔑视一切的向上微微翘起的嘴角，再加上那油光乌亮的小分头和那白皙细腻、上宽下窄的脸庞，处处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位干净利索，非同凡响的男子汉。他的再一个特点就是说话时鼻音非常重，这也许是外语老师的“职业病”吧。但是，这不仅丝毫无损于他的英俊，反倒更加显示出他的聪明和潇洒。据说他的学识很深，是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十八岁就入了大学。毕业时，他本人原是想当翻译的，但不知为什么，却被分配做了一位中学教师。起初，他被分配在一所重点中学，后来又调到了红卫中学。也巧，这次正赶上招收新生，又加上学校编制正紧，所以他不得不很快走马上任。不过还不错，竟担任了新生四排的班主任。这样，四排的招生自然就由他来张罗了。

赵世杰站在孙德办公室的门旁，看了看拥挤在一起的新生，又看了看门旁贴着的四排新生报到处的字样，就把背包解下来放在一棵树下，摘下挎包，去摸里面的日记本，但是没有摸到。他忙又摸了一遍，还是没有。他一着急，眼睛霎时变得既圆又大，连那短而浓的眉毛也向上翘了起来。他迅速倒提起挎包，“哗啦”一下把里面的书和本子倒在地上，细细翻了两遍，仍然不见他要找的日记本。这时，他就象刚喝下一碗烧酒，额头上、鼻尖上立刻渗

出了一片明晃晃的汗珠。他的心开始慌乱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明明前天晚上放在挎包里了，怎么现在就不见了？”赵世杰心里嘟囔着，努力地思索着，回忆着，捕捉着自己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是忘在了家里？不会，自己记得清清楚楚，已把它装在挎包里了。那么是掉了吗？那又会掉在哪里呢？不可能，自己一路上并没有颠跑呀……赵世杰不断地发现着一个个的可能，又不断地连连摇头否定，就象一个对着麻阴天的太阳追逐自己影子的人。他的思绪开始烦乱起来，渐渐地变成了一团乱麻，连一点头绪也没有了。他明知背包里没有，但还是怀疑地把它解开，然后又无可奈何地重新打起来。他不自禁狠狠拍打了一下自己的前额。他怎么能不烦躁呢？那日记本不仅是他的心爱之物，而且里面夹着他的“入学通知书”和父母用血汗给他积攒起来的伙食费——十五元钱，丢了这些，他所渴盼的一切不是都要落空吗？赵世杰急得眼睛都发湿了。他开始慢腾腾地往挎包里装着散乱了一地的书，神情显得那样颓唐，那样沮丧。

这时，围过来几个学生，其中有好说话的问他：

“你找啥？”

“日记本，我的入学通知书和钱。”赵世杰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句。

“是不是忘在家里了？还是回家去找找吧！”有一个学生提醒他说。

是啊，要真的忘在家里就好了。赵世杰决定再往家里跑一趟。虽然，他觉得这样做并没有多大希望，但他并没有制止自己这种纯属徒劳的举动。他把东西堆在孙德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向孙老师说了一声，就象一个满腹忧愁者刚喝下几杯酒就突然兴奋起来一样，匆匆忙忙地朝家里跑去。

赵世杰懵懵懂懂地跑到校门口，突然，一阵铃响，两辆自行车倏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赵世杰一惊，忙向左边闪去，前面的自

行车晃了两晃，擦身而过，但后面的自行车又冲到跟前。赵世杰躲闪不及，车的前轮正好撞在他的一条腿上。他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车子也倒在了一边。

这两个骑自行车的姑娘也是今天来报到的新生。前面的叫吴秀芬，后面摔倒的叫陈利芳。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这二人不但是一个村的，而且从小学到初中又都在一个班上。虽然两人的脾气并不怎么合得来，但同被录取到高中，又没有别人做伴，自然就比以前亲近多了。正当她俩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地拐进校门的时候，不料从里面突然跑出这样一个慌慌张张的小伙子，陈利芳一慌，握车把的手不听使唤了，晃了两晃，就实实在在地摔倒在地上。

赵世杰见连人带车一齐摔倒，忙爬起来，过去帮着扶车子，并连声道歉说：

“对不起，对不起。看我，跑得太慌了，也没有看见车……碰着了没有？”

“你瞎啦？瞎跑乱撞！利芳，碰着没有？……不行！你得赔我们的车子……”摇摇晃晃闪过去的吴秀芬，一看陈利芳给摔倒，就慌忙跳下车子，跑回来，一边帮着陈利芳拍打身上的土，一边怒冲冲地破口大骂着。

赵世杰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脸腾地变得通红。他张了张口，最后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他看见陈利芳在暗暗地拽吴秀芬的衣角。

“不行！非让他赔车才行！……你是干啥的？”吴秀芬看了陈利芳一眼，仍气乎乎地说。

“啊……赔，我赔。都怨我跑得慌，没看见你们。你俩把车子看看，坏了哪里，回来我一定给你们修。我也是新入学的学生。”

“学生？！”吴秀芬听赵世杰说也是新生，不禁惊异地自语

了一句。她回头看了看陈利芳，又怀疑地打量着赵世杰那虽然打着补丁却洗得白净的蓝布衫。看样子，她并不完全相信赵世杰的话，然而，话头却较先前和缓了许多，“你说你是学生，可谁能证明呢？”

“秀芬。”陈利芳听赵世杰说得很谦和，又见车子并没有损坏，心里虽然也很气恼，但已觉得吴秀芬有些过分了。她向吴秀芬递了个眼色，要求事情赶快了结。然后回过头难为情地对赵世杰说：

“啊，我们也是新生，这……没啥。你有事先走吧，回头有了事再找你。”

吴秀芬见陈利芳没说出什么，又想这并不碍自己什么事，况且气也发泄了，再纠缠下去，以后见面，反倒不好看，也就没有再多言。

赵世杰急着要找“通知书”，哪有心思再多做解释，见放他走，便忙不迭地说：

“好，好，我是四排的，行李就放在孙老师的办公室里，有事就去四排找我。”

赵世杰说着，又不好意思地看了一下吴秀芬，便匆匆地向校外跑去。

……

时隔不久，只见陈利芳骑着自行车箭一般地从学校里冲出来，然后顺着门前的公路向南飞驰而去。她是去追赶赵世杰的。

原来，陈利芳目送着赵世杰跑出学校，心里却一直晃动着他的影子。她觉得这个人身上象有一种磁力在吸引着她，这种磁力是什么呢？她说不出来，反正心里总觉得是那样的鲜明，细想，又是那样的模糊。现在她一点也不生他的气了，为什么？她也不知道。她没有听清吴秀芬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只是含含糊糊地应着，跟在吴秀芬的后面，糊里糊涂地走进了孙德的办公室。

陈利芳一进屋就发现了堆在墙角的行李。她几乎全是凭着一种奇特的连她本人也不清楚的动机走到行李的跟前，从书包里随手掏出了一本书，一看，心里不禁颤了一下，不自觉地说了声：

“是他？！”

“喂，别乱动！”孙德老师伸过脖子喊了一声。

全屋人的眼睛都象被电钮统一控制着一样，随着孙德的喊声，一齐转向了这边。

陈利芳把书放回原处，看了看孙德，见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问：

“孙老师，这是谁放这的？”

“是一个粗心学生放的。他把通知书忘在了家里，又回去拿了。真少见，怎么没把他也忘了！”孙德说着，也不自然地笑了笑，又开始登记起来。

“他叫啥名字？是哪个村的？”陈利芳又问。

“怎么，有什么事？”孙德又扭过了头。

“是这样，我们来时，一进校门口，有个人慌慌张张地向外跑，正好撞在利芳的车子上，我们不让他走。他说是新入学的学生，还说他的行李放在你这里。当时我俩也忘了问他叫啥，他也没跟我们说，想必就是他了。”吴秀芬认为陈利芳是想证实一下那个学生，以后好找他算帐，就忙抢着向孙德解释。

“哦，是这样。他……他叫赵世杰，是河庄的。”孙老师一边翻着登记册一边说。

“他叫啥？”吴秀芬吃惊地又问。

“怎么，不对？”孙德又仔细地看了看登记册，“对着呢，是叫赵世杰。”

“利芳，那通知书上不就是什么赵啥杰么？”吴秀芬突然想起了这一点儿，提醒陈利芳说。

陈利芳点了一下头，她问孙德也正是为了这事。现在事情完全

清楚了。她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问问他的名字，使这个学生要枉跑一趟。今天一大早，陈利芳和吴秀芬带齐行李和学习用具，便高高兴兴地上了路。在经过七里河大桥时，吴秀芬招呼了陈利芳一声，便一哈腰飞车穿过大桥，一直冲上了桥北边的大堤。陈利芳紧跟在吴秀芬的后面。当她的车子刚到桥北头时，路旁边一个红红的东西突然闪现在陈利芳的眼前。她马上闸住车子，转回身，见是一个红色塑料皮的日记本，便拾了起来。还没等她细看，吴秀芬就在大堤上大声地喊叫起来。

“喂！你还不快走，在那儿看啥呀？”

“我拾到了一个日记本。”陈利芳说着就举着手里的日记本在空中晃了晃，然后跨上车子，来到吴秀芬的跟前。

“你说什么？”吴秀芬问。

“我在那儿拾了一个日记本。你看！”陈利芳向桥头那边指了一下，就把日记本递到吴秀芬眼前。

吴秀芬接过来一看，见是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眼角马上挑了起来：多漂亮的日记本呀！塑料皮一色大红，封面上是一枝怒放的梅花，背景是漫天大雪。

“这本可真好看。我过去时怎么就没有看见！……呀！钱，还有钱！十五元。”随着吴秀芬翻动的手，一叠人民币出现在她的眼前。立刻，她的眼睛惊喜成了一条缝。“……唉呀，利芳，你今天可真走运！……我这眼一点也不管用，先过来就一点也没有看见。你的眼可真行！”

“还有钱？我还不知道呢……哎，那是什么？”陈利芳高兴地把头伸过去，见里面还夹着一张折叠着的纸，随口问道。

“这……是‘入学通知书’！”吴秀芬把纸展开，吃惊地喊道。

“我看！”陈利芳从吴秀芬手里接过那张“入学通知书”看了看，又递过去，“呀！真巧，还和咱们是一个学校呢！真是，怎么就掉了。”